

笔致清健写性真

——读孙玉石中国画作品

徐鼎一

今日画坛，搦管染翰者众矣，皆言师法传统、注重笔墨。果如其言乎？其所谓传统者，乃传统之图式样式也，其所谓笔墨者，乃笔墨之造型造景也。而真正之传统，乃精神意志之递进，真正之笔墨，乃书趣诗境之表达。臻抵至境，融贯极则，必广涉经史哲文，深究六书百家，化气炼魂，积健为雄，道不离诸身，艺不离诸心。传统乃心法，笔墨乃手法。心法以悟手法以修。心法一本万殊，手法万法归一。传统生生不息，笔墨厚德载物。故传统者，乃传中华文化之道统也；笔墨者，乃写人格精神之境界也。今人谓学传统，不知道之所在，何所所向？今人谓重笔墨，不知德之所存，何所潜研？然世皆昏昏，必有醒者。众皆西倾，独我东顾。艺道茫茫，不乏负笈求真者。

孙玉石乃当代传统笔墨之坚守者，以线写神，以墨生趣，表达真性，畅意花鸟山水。玉石与我乃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第十期进修班同学，素知其为人直率，求艺甚笃。玉石1964年7月生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翁墩乡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六安市美协主席。1995年至2003年间先后修学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、史论系和赵宁安工作室。由创作而理论，由博学而约取，艰苦求索，砥砺前行。

玉石以花鸟见长，兼作山水。其花鸟，上法青藤、雪个，近取苍石、天寿，笔致清健，墨趣酣淋，骨血相滋，格韵互生，行笔劲朗，运墨浑明，深得古法难在用笔大力千钧而三昧。笔墨之难，又随心写出，此所谓“百炼钢化绕指柔”也；难在用墨浑融酣畅而又清透明丽，此所谓“元气淋漓障犹湿，真宰上诉天应泣”也。玉石花鸟，多传统题材，梅兰竹菊、花鸟虫鱼，根植传统却能别出心裁，其用笔率性洒脱但又精妙传神，其用墨滋润厚重但又韵彩焕然，给人以清新雅健之感。其画《君子之风》，写墨竹两三枝，大小修短相宜，竹景婆娑有致，不经意间勾写数笔，温文静雅之风韵跃然纸上。其写《梅石图》，健笔空勾白石一尊，后斜出梅枝数丛，复以灰淡之水点皴背景，衬托梅石之环拥。画题唐朱庆馀诗句：“艳寒宜雨露，香冷隔尘埃。”此画比诗，妙趣天合。玉石花鸟之成就，全在本性之真切及笔墨之功夫深，故能传统出新、笔墨生境。中国画自魏晋迄今近两千年，佳构迭呈，美韵无穷。今日世界一体，中西互渐，然吾国绘画以笔墨精神为皈依之美学标准，渐为西画图式构成所冲击，悦止替代悦心，是令有识之士深忧者也。

玉石偶作山水，于花鸟之外，别呈姿趣，其写山水，多以墨笔交浑，状写幽谧之境。或大岭横卧，一泓中储；或零落一坡，亭桥孤陈；或群峰远蔽，曲泉近流；或大山堂堂，山涧清浅……独写幽僻之境，妙得自然之趣。

中国画之笔墨，能得清健之致者甚鲜。《老子》云：“天得一以清。”《周易》云：“天行健。”天清则明明不昧，乾健则自强不息，此皆中国画之原动力也，此皆中国画之大本源也。故习画者，以得神为上，得形为下。本末既定，高下已分，然后循序而进，道艺同修，洪纤具细，共冶一炉。玉石秉先天之质，加后天之勤，锲而不舍，孜孜以求，寻道正途，修习心手，日日必新进益。

(本文作者系荣宝斋出版社社长助理、《荣宝斋》主编)

